

中國人民解放軍
西南軍區一九五三年文藝檢閱大會
文藝評獎得獎作品選集

(第一集：小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部出版

西南軍區一九五三年文藝檢閱大會

文藝評獎得獎作品選集

(第一集：小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政治部

目次

黨和生命·····	寒風（一）
射手·····	寒風（二六）
雪山英雄·····	樊斌（四四）
羅才打虎·····	李南力（六九）
竹哨·····	白樺（八三）
邊疆的聲音·····	白樺（一〇四）
八十一號車·····	柯崗（一二七）
洛雅基麻和陳光才·····	柯崗（一三七）
鹽·····	胡征（一五一）
紅土鄉紀事·····	胡征（一六五）
猛鈴河之春·····	林予（一八六）
蘇姬在成長·····	林予（二二〇）

天明以前.....	李安家 (二三七)
好戰士好學生.....	李寶善 (二四一)
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	康致行 (二四九)
老米濟和她的兒子們.....	季康 (二七八)
永不凋落的青紗帳.....	劉星火 (二八九)
和寒流賽跑.....	吳源植 (三二三)
入黨.....	趙宏 (三三八)
鄉丁和保長.....	姜玉吉 (三五三)
光榮的道路.....	張應清 (三五五)
附：英雄的業績和英雄的讚歌.....	馮牧 (三七六)

黨和生命

寒風

在一個乾枯了的樹墩子上，戰士尹青春正挺着身子出神地呆望着。他的視線穿過竹林，穿過黑綠的樹葉子，投到那充溢着陽光的曠野上。一隻手無意識地撫着晒熱了的機槍，機槍閃着藍光。草坪上散放着南方特有的羊桃的香氣，好像北方初夏時水香白杏兒的味道。風是溫和而爽快，南國的初冬是那樣的叫人愜意呀！但是這機槍手完全沒注意到這上面，他在傾聽着政治委員的講話。

政治委員馬紹同志講的臉都紅漲了。他揮着手高亢地說：『同志們！白崇禧匪徒被我們兄弟部隊從北面壓下來了。現在他祇有一條路——從海上逃跑。所以他集中全力十幾萬人，擺開作戰的姿態，向我們這面進攻，企圖奪取廉江，沿着雷州半島逃到海南島去。我們的任務是要截住他，把他在大陸上殲滅。』

『同志們！這是黨中央、毛主席給我們的任務。我們要跋山涉水，日夜猛進，不顧疲勞來進行這一戰役。這一戰役是在中國大陸上帶決定性的一戰。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使我們祖國和人民早日脫離戰爭，走向和平幸福的建設。我們黨員要發揚英勇頑強的英雄氣概。我們要明確地認識到：過去的艱苦奮鬥就是爲了這個。而今天呢？全國的人民都在注視着我們，看我們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我們說：我們百分之百的完成，決不給黨、給國家、給人民留下後患。』

『在我們個人說來：我們過去是得過榮譽的，現在我們要爭取光榮到底。我們要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創造我們不朽的成績，我們要永遠光榮。』

戰士們忽然伸出多少隻粗實的汗漬的大手，用力地鼓起掌來，好像一陣急雨，驟然降臨到這草原上來一樣，連竹葉也蕭蕭地顫動了。

近兩個月以來，他們跨過五嶺，通過叢山瘴氣，一直打到南海邊上，被火熱的太陽和海上吹來的鹹風刺的臉都裂了皮。他們長久的奔跑着，現在又爲新的任務而激動了。

政治委員又在高聲地叫着：

『我們怕困難嗎？不！因爲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我們面前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和障礙的。我們有對黨、對人民祖國的忠心，這就是無比的力量。』

又是一陣脆裂的掌聲，人們都從草坪上立了起來，機槍手握了一下手指，巴巴的響了一陣，提着機槍走開了。

下午，在村前的池塘邊的草岸上，人們一簇簇地分開，討論着政治委員的報告，會議在莊嚴的進行着，這是黨的會議。太陽已經西下，還留下最後的霞光。透過草莽的山崗，展望着人們的活動，好像它從沒有見過這些人們，會把這浩大的空間，震蕩得如此雄壯。

當這會議開始的時候，機槍射手尹青春聽到哨子的聲音，慌張的從屋子裏跑出來問道：『在那兒集合？』

『開黨的小組會，不是集合。』吹哨子的人告訴他。
他猛然沉默了。

『黨！』

突然地好像一下子翻起了內心積壓的難過，他默默地走回來，坐在舖草上，用手托着腮，一言不發地呆着。思想像一團亂麻扯在刺叢裏一樣。他曾爲這苦惱到極度，——戰爭已經快結束了，在戰爭

之中沒有成爲黨員。那就是說，在生死鬥爭之中沒有獲得自己最高的考驗，不夠黨員的條件，現在……心亂的說不成個樣子。

剛才政治委員的話把他激勵起來了，爲着這戰役的光榮，他感傷地想着：『就是永不成爲黨員，我也是忠實於黨的。』所以他悲傷可也愉快，可是當聽到黨員開小組會的時候，他的頭惱起來，又把多少傷心的事逗出來了。

……一切都是光榮，爲人民服務，勇敢地去作戰，爭取英雄……爲這而入黨更光榮。立刻他否定了他思想上消極的認識。明確了『黨員』是爲人民爲黨的忠誠，在戰爭中、困難中考驗的最高標準！……

現在黨員們都開會去了，自己丟在這裏冷清清的坐着，想到自己過去也曾爲革命戰爭流過血，可不是黨員，他覺得自己是被捨棄的無助的孤伶的人了。

他痛哭了！

二

尹青春是全連出名的機槍手，他才二十二歲，已經長成粗大的個子，他是河南省東部大平原上的人，一九三八年蔣介石決堤使黃河泛濫的時候，把他小小的家產沖光了。父親走到外面去謀生一去無蹤，他們出來逃難，母親在半路上餓死，他自己就漂蕩起來了，幾年之中他討過飯，放過牛，在泛濫的黃河裏撐過船，所以他的手也就強壯了。因爲一挺機槍比一個橈要有力的多，最後他參加了人民解放軍。那是在一九四七年冬天，正是在中原打擊反革命武裝的時候，尹青春受到了黨的教育，參加訴苦，他覺悟了。在頻繁的戰爭生活中，在和同志們一起作戰之中，鍛鍊了他，到淮海戰役，他已是一

個很好的戰士了。

每當他想到那光榮的出名的淮海戰役的時候，他就悲哀的埋怨起自己來。

淮海戰役，他曾請求入黨，讓黨在戰鬥上考驗自己。那時他是彈藥手，在攻擊的時候，他帶了足夠用的彈藥，此外又帶了十顆炸彈，兩個手砲，插在腰帶上，就發起了衝鋒，一直隨着射手衝進敵人陣地，射手被打倒在開闊地上，他楞了一下，抓住機槍壓上一個子彈，端起來衝到前面去，給步兵開闢道路，子彈打完了，他說：『我用炸彈掩護。』掂着炸彈參加步兵的衝鋒了。

戰鬥下來他被人們稱讚着。

因為他愛吸煙，把一個俘虜的精緻的木烟斗裝到他的小布袋裏，他真是喜愛它呢，但沒有向任何人談到這件事。

第二天，排長黃自立和他談話，他們走到村外枯了的棗樹林裏閒轉着。

『尹青春！戰鬥上是很好的，大家都稱讚你，就是你那一個烟斗……當然，這是小事情，可是這是戰場紀律，你那一點東西不算什麼，對紀律忽視是不行的，使黨的威信受影響。』

排長的談話指出了政策紀律是黨的生命，尹青春沒有很好的檢討，認識自己的錯誤，黨籍問題拖下來了。

渡江以來，一直追擊敵人到南海邊，把敵人全部殲滅了，在那湖水上來的淤泥裏，兩隻腳泡在鹽水裏作戰，鞋子都掛不住腳了，好長時間是光着腳的，有的人在拾鞋子穿，他也跟着一起違犯了紀律。可是事後比什麼都後悔，恨自己，他明白了『我錯了！』現在什麼都從新想起來了。

尹青春像受了傷一樣的悲痛掉着淚，可是他真的受傷的時候是沒有掉淚的。多少年來，生活中經歷過多少艱難和悲痛，以及死去自己親愛的母親，都覺得平淡，唯有今天使他的眼淚滔滔不絕……他

的頭開始懵懵的痛了，渾身冷的顫抖……

他確實是病了。

傍晚的氣候是涼爽的，從南面一百多里以外飄來溫和的海風，好像用手可以摸着似的，柔和的長久的貼在人們的臉上；從屋子外面送來陣陣羊桃的甜香，混合着稻田的泥土和稻草乾燥的氣味。尹青春靜靜地躺着，他的臉已經開始熱起來，呼吸也是粗而短促，後來，也就昏昏地睡着了。

直到日落，被一隻潮溼的涼涼的汗手觸醒，那手從他的前額挪去，又解開扣子沉沉的壓到他的胸脯上，說：『他病了！怎麼辦？』以後又自言自語地說：『班裏就更沒有人了，那麼多的新同志……』尹青春朦朧中聽到有人叫他。

『尹青春！病了吧？』

『沒有。』他睜開眼睛看見班長陶義信蹲在他跟前。涼涼的手貼在他火熱的身上，覺得那樣的舒服。

陶義信重覆地說：『你是病了，渾身熱的燙手。』

『剛才有點兒冷，這會覺着熱了。不要緊，你們開完了會了？』

『完了。』

『晚上班裏開會吧？』

『開。』

陶義信把尹青春的衣服扣好走出去了。尹青春被這真誠的撫慰慚愧得又一次的掉下淚來了！夜裏，一盞微弱的燈光，火苗兒在跳動，全班的人都集攏起來。

『在同志們的面前表示我的決心。』班長陶義信說：『我是一個黨員，要不顧一切完成黨給我的

任務，黨培養我這麼多年，我自己慚愧對黨沒有貢獻。在這次戰役中，我絕不顧惜我的生命，我要帶領同志去立功。」

尹青春感動的把久已想好的話，恨不得一下子都吐出來，雖然他知道對他十分困難的，但是他說：

『報告！我發言，這回是最大最有意義的一仗，不管我病的怎麼樣，我爬也爬到戰場上去，爭取立功，爭取入黨。完了！』

班長不放心的看着尹青春。

『同志，按工作說是離不開你，可是考慮你的病……』

尹青春說『病先不談，說工作吧。』

夜很深時散了會，尹青春從屋子裏出來走到院子裏，好像感到一些輕快了。他順着夾道走出來，走到照着繁星的池邊，嗅到一股河泥的清涼的氣味，村子的一端，一個孤立的房子裏射出了淡紅的光。他推開門進去，一直走到燈前，好久不出聲的站在文化幹事李長亭的旁邊，後來有些害羞的要求對方幫他寫個請求書。

尹青春像孩子一樣的規矩，也用孩子一樣的聲調說着，雖然他長的又高又大，在這時反覺得所有的人都比自己高大得多，自己渺小的可憐啊！他看着文化幹事的筆的活動，慢慢地說着，好叫對方一字不掉的記下來，開始了他的敘述：

『……淮海戰役，我犯了錯誤，戰場上犯了紀律，我對不起黨，在這次廣東戰役，看到別人犯紀律，自己不制止，自己也跟着拾了一雙鞋子……我保證在這次戰役中，堅決響應黨的號召，不但要打好仗，還要做好紀律，讓黨在這次再考驗我吧！』他好像放不下心似地，一再重覆着他的話。

燈光晃動，他仰起頭來想着，還有什麼話要說的呢？如果可能的話，真會把心掏出來表白自己。燈光映着他焦急的神色，現在感到時間是迫不及待了，什麼都晚了，而自己像是走了多少彎路，什麼都沒有走到頭，而且要重新去走。感到多少沉重的東西在壓着自己，阻礙自己到達『黨』的路上！他嚥了一口唾沫說：『過去的事情，我不說了，從今天起，我全心全意爲黨給我的任務去努力去做，我一點也不可惜我自己，死活的問題搬到一邊去。』

在他自己名字下面按了一個手印，把紙摺起，站起來走出去了，外面一切都是靜靜的，池水映着星星在跳動。他仰起頭來，一排三顆小星正臨到頭頂，他站住了，用手摸着決心書，想着：

『天一明就交給支部書記。』

三

廣東茂名縣以西，完全是一片荒山，從那密封的林叢中行進，常是找不到路的，在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連一根黑線都沒畫着，山越來越高起來，幾路大軍不分晝夜在山區中爬行。尹青春的病顯然是一時一時的加重着。

班長苦惱了，『同志！留守吧！不要把身子拖壞了！』

尹青春拒絕着：『病能掙扎過去，我能跟上隊伍的，走吧！』

班長湊近他說：『你自己估量着吧！』

尹青春說：『沒問題。』

陶義信說：『我也不願意叫你留守……』

『就不留守。』

班長繼續着說：『新同志太多，只經過了一個星期的訴苦教育，都沒有打過仗，班裏的老同志少，一路上都得抓緊時間作工作……』

『班長！你放心吧！』

艱苦在煎熬着他，他一歪一斜的在小路上顛簸着，似乎天地都在旋轉，他緊緊的跟在隊伍的後面。跟他一起走的是他的彈藥手趙玉珍，是一個新解放的戰士，山東人，今年才二十二歲，他想，他不能這樣的沉默着，他應當工作，於是掙扎着鎮定起來，換了一口氣說：

『趙玉珍！你怕不怕打仗？』

『我沒有打過仗……』

『不怕，你打過一次仗就知道了。』

『你這樣還能打仗嗎？』

『能！你別看我現在有病，一打仗就好了。病不算什麼，一陣兒的事情。』談話便開始了，他緊迫地換着氣繼續着說：『從前，我也是怕聽見槍響，槍一響就哆嗦，心咚咚地跳。後來我們訴苦，挖窮根，你看，我們的窮根兒都紮在國民黨蔣介石身上了，在人家屁股底下壓着我們翻不起身來！我們就因為這受罪的，奇怪吧，一想到自己的苦處，胆子就壯起來，敵人打的越厲害，我們的恨勁兒越大，我們要給自己爹媽報仇，給窮人報仇。……現在的痛苦是一時的，忍受過來就是幸福，苦還能苦死人嗎？可是幸福是子子孫孫的事情。』

不知有多少荒山在他的話聲裏划向東去，西下的太陽正烤着他們的臉，尹青春的額角沁出了汗漬，病已經覺得輕鬆一些了。

這一天砲聲聽的更近，而且聽到重機槍的聲音。

部隊擠到一個很髒的院子裏，坐在背包上等待着，有一邊正架着行軍鍋燒飯，火苗幾乎把鍋都吞沒了，水往外溢，那切菜的聲音也和機關槍的聲音相仿，從人羣裏擠着政治委員的小個子，人們用鼓掌來迎接他，他敬了一個舉手禮回答戰士們的歡迎，他的手剛一舉到帽檐上，激烈的掌聲又起來了。

政治委員堅決的揮着手，最後他握緊拳頭說：『我們要卡住這雷州半島的咽喉，把敵人一舉殲滅。』

立即緊張起來了。

尹青春把自己身上的東西——水筆，錢……都搜索出來，跨過機關槍，伸出大手一把拖住支部書記：『支部書記！……給你！』

支部書記握住他的手：『同志！你和事務長留在後面。』他盯住尹青春的臉，這機關槍手真急了，一時說不上話來，嘴臉在動着。

『我下過決心……』

『我知道，你現在是病了！』

『不，我已經好了，我沒病。』

支部書記何子毅緊緊地看着他，收了這固執的機關槍手交來的東西，祇說了一個字『好』，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戰爭之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行爲，叫人感動得掉淚，這就是戰勝敵人的力量。沒有什麼可說的，黨不會忘掉任何一個同志的。

飯剛煮熟，肉和白菜還是生的，開晚餐了，白菜在牙上嚼的發響。

人們都帶着飯碗向集合場擁擠去了。趙玉珍跟在尹青春的背後，擔心地問着：『小組長！你能行

吧？」

『行，我已經好了。』

趙玉珍感動的看着他，黃黃的面孔，沒有一點血色，他沒法明白這裏面的玄妙，瘡疾已經發了三次，人還是跟鐵棍子一樣的不折不屈。方才祇喝了一碗米湯，這還行嗎？他心想：這大個子的機槍手一定會昏倒在路上。

尹青春回過頭來對着他的彈藥手說：『彈篋都準備好了吧？把子彈裝好，上上油。』

趙玉珍說：『準備好了。』

打起仗來，你走在我的背後，不要掉了，唔？』

『不怕，你到那兒，我跟你到那兒。』

短短的時間，已經使他們成為很好的朋友了。戰爭時的友情結合得最快也最緊，他必須教會自己的戰友如何的打仗，如何的堅定起來，他說：『打仗不可怕，你記住，我們越勇敢，敵人就越稀鬆，見了敵人就衝鋒，他就連槍也打不準了。要是我們動作慢了，敵人就有機可乘了。要是我們連衝帶打撲上去，敵人就連還手的空子都沒有了。你跟着我，我叫你臥倒你就臥倒，我說衝你就衝，這是我們為人民立功的機會了。』

深深的夜，上弦月照着荒山，攻擊部隊從各個山谷中向寶圩伸出去。

四

敵人一路拆毀了橋樑向西北逃去。追擊部隊被阻在北羅江東岸，兩面都是高山，北羅江橫躺在前進的路上。很明顯，需要會水的人去架橋。後續部隊都湧上來了，尹青春一面解着衣服走到班長跟前

說：『我算一個吧！』

『行嗎？』班長看着他那黃色的貧血的臉，可是眼前正需要這樣一個人，他答應了。

尹青春充當了水手，跳下江去，他們四個人游在江中，逆水划上去，把上面崖石下的木排拖下來，橫擱在激流上。

尹青春的水性是很好的，他拿出那水上的本領和在陸地上一樣，藍色的急流沖得他停留不住，他用一隻手撥着水一隻手抵住木排，另一個人把當中聯結起來，用木板墊在木排上。

正在游水的時候，綠色的浪頭把他白色的身體漂起的時候，他第二次沉下去抵住木排，驟然襲來一陣寒冷，身子禁不住地戰慄起來，面色青蒼，他用力划了兩下，走上一個淺灘，抓住橋腿用葛條絆住木排，拴結實之後才游回對岸來。猛一下上岸幾乎被摔倒，他的瘡疾又來了！

橋在半個鐘頭架成，部隊通過了。

陶義信走到他的跟前，接過那挺機槍來，憂心地說：『把東西給我，慢慢的跟着走吧！』他不想抱怨他的下水，這是他的功勞，不是錯處。

『不怕！一會就過去了。』

趙玉珍把小組長的東西都揹到自己身上。尹青春已經渾身燒起來，眼睛都是紅的，走路恐怕是困難了，身子已經站不住了。

趙玉珍說：『小組長，坐一會兒再走吧！』

『不用，病就是這樣，你依着它的性子，那就半步也不能走了。其實走和不走都是一樣。』他無論如何要跟上隊伍，不然班裏有了任務我們趕不上去。想到這裏，他又從衰弱之中堅強起來。

真如同火在他身上燒着，頭昏脹的痛起來，他不願意和任何人說話，祇是機械地邁着兩腿。雜亂

的荒山和西晒的太陽，使他眼睛昏迷，嘴唇也裂了，看樣子一倒下去，就永遠不會再爬起來了。他迷糊的覺得不是在路上，跟剛才游在水裏一樣，又頓時覺着水都是滾沸着的。但他堅持着。

爲着病的磨難，和長時不休息的跋涉，他的思想也在糾纏着。他奇怪：每一想到自己，憐恤自己的時候，就立刻覺得軟弱起來，再沒力量支持了；一想到革命和黨的事業，就覺得強硬起來，腿上也增加了無窮的力量。

傍晚的風掠過西面的山崗吹過來。長久的血液的奔騰被這涼風一吹，眼膜上的充血退去了，如同在他身上掀去一個火熱的籠蓋，他告訴他的彈藥手說：

『趙玉珍，我好了！』

趙玉珍用手在他前額一摸，觸到涼涼的汗珠，頭已經不燒了。『唉！你這一關又過去了，我以爲你連那大山都上不來的。』

尹青春笑了，他說：

『你不知道，過那大山的時候，我真喘不上氣來啦，渾身一點勁兒都沒有了。我就想：當個人民戰士真不簡單，人們不能做的我們能做，我們走到頭裏，老百姓在後面得到了幸福，我心裏就悄悄的唱着『……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着你走，……』就這麼上了大山的。這就是我的法寶，你一想到艱苦就是光榮，就覺不出苦來了。我們走了有多遠了？』他問。

『有八十多里了。你病了六十里路。』

五

夜是那樣的冷，風呼嘯着漫過草莽的山崗，在松林中激起怪叫，和汪洋大海裏所激起的濤聲一樣。

月光下，看得到有細小的冰粒洒在這草原之上。在一座山頭上，在一片齊腰的深草和小松棵中，臥着一堆擠得緊緊的熟睡的戰士。在他們跟前一個披着白色單被的哨兵，緊袖着手凝視着無邊的曠野。從遙遠的北方，送來冰雪的寒風，襲着他們，睡倒的戰士們蜷伏在草窩裏。

他們前進了一百多里，追擊到廣西省陸川的烏石鎮，他們是在這裏哨探的，尹青春緊靠着班長睡着，因為他有病，他們把他擠在中間，以抵抗這大地的寒冷，但還是幾次的凍醒來。

昨天的前進，已經從中截斷敵人的通路，敵人在廉江受阻之後就向西北逃跑，向西江南岸集中。這是白匪的主力一七五師，他們從拂曉以前就行動了。

黎明，尹青春他們哨探的山頭，遠遠的發現了幾處火光，以後又傳來了槍聲。情況是有變化了，敵人從背後上來了。尹青春走到彈藥手跟前，用腳觸了他一下，說：『準備吧，敵人給我們送上門兒來了。』他們倆就把草窩裏鋪開的一個髒布單整理起來。

已經天明，敵人正成羣地爬過山嶺，向他們這方向行動。排長王忠立刻帶着部隊迎上去，在褐色的深草裏奔跑，散佈在小松林裏。和敵人相距僅三里路了。

槍聲已經在草原上沸騰起來，每一個山包和小松棵旁都有敵人和我們的機關槍，敵人大批的人馬擁擠在一道小河邊，開始向北面的羣山中逃跑。

通訊員送來團長的命令：

『把敵人擋住。』

陶義信拆起機槍，說了一句『跟我來！』頭都沒回就一直的跑去，他們要把敵人伸進來的側翼警戒部隊打擊回去，才能直接向敵人本隊攻擊。他們追擊敵人到一道高嶺下面，突然上面洒下稠密的子彈來，子彈像飛蝗一樣，叫着鑽到他們周圍的草裏。敵人在這一道嶺上，正佈好了掩護火力，架有兩